天默集 二

天默先生集卷三

啓辭

南溟翼照律事避嫌啓

臣聞法者萬世之常經赦者一時之恩典恩典可輕可重常經不可一毫任意低昂也 皇朝高皇帝旣立法典遺命曰改一字者斬違一字者斬祖宗以此垂訓子孫以此遵守故雖當三百年恬憘之餘貪風大振寔寺用事而至今凜凜猶有餘威抵當強敵屹然不動也我 三宗金石之典如日星昭垂大綱小紀無不備舉殺不避大貴不遺小故南服倭北服胡

拓地數千里威令大行中年以來世無誠臣奉行如兒戲民不畏信譏以熟鹿皮滅裂委靡至於廢朝而極焉 殿下自反正初年慨然有振作之志凡百廢墜無不一新同律度謹權量帝王之所愼重 祖宗朝布帛尺度升數亦極詳悉而久廢不行爲病民巨弊 廟堂變通造尺頒布遣臣陳啓亦非一二而至今十七年其弊未革愈徙愈甚則非徒 祖宗之典不行 殿下綿令亦不行於門外廢事之難舉如此何以振大綱立六典乎關石和句廢而夏亡小匹大鍾廢而齊亡識者之知有今日久矣今經大亂之後

庶可懲艾覆轍而蔑法縱恣甚於前日循私姑息滔
滔皆是南溟翼之前日發覺者渠之不幸而國家之
幸也今日遇赦者國家之不幸而渠之幸也以所犯
論之則衆同獨發雖或在可赦而以所關言之則懲
一勵百不啻違一字者斬甫言人有赦後按誅殺人
者殺人之罪可赦廢法之罪不可赦也臣於其時忝
居法府知有公法而不知有恩典廢公法而附恩典
臣素之學也照律時掌令趙重呂先發此論臣意與
之合以此啓達矣臣欲以區區所見矯一時之弊近
於一木而支大厦寸膠而清黃河實不自量俗議浮

論無足怪者臣等固守偏見不可久在言地請 命遞斥職名

申救俞伯曾章避嫌啓

臣聞天子有爭臣七人則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則不失其國此古人透理之至言也唐太宗繼隋室之大亂而能做貞觀之治者以能用魏徵之言也漢武帝席文景之富庶而幾至亡秦之續者以不用汲黯之言也魏徵不容太宗一過雖以太宗之量猶不能堪至於欲殺田舍翁然而太宗之明知不可無徵終始柄用至比人鑑其致治之效無以議爲汲黯

內多慾外施仁義之言正中武帝之病倘使武帝能用其說則豈有土木禱祀虛內事外之事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而不用戇直之言進用阿世之人故終致海內虛耗幾至於亡此聖人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也臣竊觀俞伯曾之直截敢言真當今之汲黯魏徵也 殿下之臣罕有其比而當此天命人心幾去之際猶不用其言又從而罷斥之凡有言責者當碎首瀝血以期回天而臣尋入言地僚議不一終不能更發論啓只因請對略陳俞伯曾古之遺直盡言不諱當今一人雖有過實之言亦當優容數言而已

以此塞責未蒙允俞而至今含嘿無一言論執臣之
順旨苟容捺進捨退之狀雖無人言亦愧于心況被
同僚之詆亦更擧何顔仍冒重地臣晩聞宗兒之訃
遽即出仕私情未安引咎自列亦後同僚怠慢之罪
至此尤大請 命罷斥臣職以爲循默負國者之戒

再啓

持憲之職以言爲責則可言而不言與不得言而不
去其罪均也兪伯曾以盡言不諱被罪則爲言官者
所當急言竭論以得請爲期是其職分也前官旣以
率爾停 啓被論則從凡者亦當更發連 啓庶有

回天之路而當時遆授其代者臣也拘於僚議之不
一隱嘿無一言則不職之失昭著難掩崔有海之厚
詆崚斥政指臣也而諫院不思廉耻泛然請出亦甚
無謂臣更擧何顏偃然仍冒請 命鐫削臣職以状
公議

請按律金自點啓

金自點身爲元帥居國西門敵兵數百過其城下而
歛兵高卧不爲遮遏且不趁時馳 啓使 君父幾
不得脫孤城受圍朝暮且隔而展轉峽裏退坐觀望
人臣分義寧忍如此安置好地決非其律輿情日以

憤鬱士氣日以解體日後緩急將何以懲勵他人哉
軍律至嚴不可以昔日勳勞貸其難貸之罪也請
命依律定罪

請安置尹昉金瑬啓

尹昉金瑬罪在 宗社 殿下固不可以一時私意
有所容貸於其間而加罪之舉不足以當其罪至於
尹昉則尤用輕典只罷其職其何以洩神人之憤謝
一國之言乎臣等之呶呶不已輿論之藉藉亦已者
歲以此也請加 三惡并 命圍籬安置

再啓

尹昉金瑬俱是誤國大臣前日所施之罰不足以懲
其罪犯而旋即收叙此公議之所以激發而更尋請
罪之論也兩司之前後論列既已備盡 聖明亦必
洞燭矣金瑬身都將相十有餘年 殿下之倚毗責
任更無與弁徃年敵情搆釁之後或戰或和宜有
廟堂定筭而第令施措一倍委靡及其敵兵之深入
也奉避之計猶且茫然使 君父幾陷不測山城措
揮又無一事可觀北門親督盡發精鋭則守城之功
蔑矣江都撿察 親授其子則僨國之罪深矣竟使堂
堂國家至於此極者舍此人誰任其罪至於尹昉則

殿下以爲 先朝老臣托之以 廟社也重其責任如何而不忍言之痛乃至於此甚矣昉亦人臣是誠何心哉江都失守事無可爲則 廟社嬪宮在所當避而不忍奉而登艇乃自投諸敵陣就俘苟活 廟社奉還何故獨後嬪宮之行而汚辱散失之狀慘不忍盡言陣中蒼皇之際雖諉以不得自由及其入城則 宗廟公廨何所奉安之不可而乃敢以陣上已裹仍置私舍恬然過夜是可忍乎人臣負此大不敬何敢擧顔投疏有何可辨也哉金瑬 殿下之罪人也尹昉 宗社之罪人也 殿下之罪人猶不可

以私也況 宗社也罪人手環東土數千里之間凡
我 祖宗生靈莫不痛心切骨以雖在今日之處
置深有所缺望矣 殿下若不及今日明治其罪則
將何以洩神人之憤而有辭於後世也尹昉之罪決
不可罷職而止請尹昉金瑬并 命圍籬安置

請還收申景瑗放釋啓

申景瑗身爲副元帥當敵兵要衝之地敵兵直向都
城則力戰遮遏乃其職分而馬將所率不過數百畏
縮觀望縱使過去未能發一矢相抗忍以敵兵遺
君父山城赴援亦不趂時晩後出城蒼黃失措一敗

覆軍就俘苟活景瑗乃忘君負國之一俘囚耳失律
之罪與金自點無異而辱國之罪則甚焉今者 殿
下旣釋其罪又從而錄用物情駭憤將士唾罵日後
緩急將何以責他人忘身殉國哉刑章自此而盡紊
紀律自是而蕩頹前頭國事無可爲者請還收申景
瑗放釋之 命

申景瑗請罪避嫌啓

傳曰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此乃兵家之眞詮蓋以
元帥者司命所係一勝一敗興亡判焉故陰危法意
尤難其人也申景瑗前爲全羅兵使時 臣以道內之

人觀其施措愛民撫士或勝於他勳臣之狼戾無狀
則付之字牧猶可效職而怯懦寡謀全無將領之才
排陣行師猶不知要況望其臨機制變乎有司不察
只以勳資而超授重任不待臨亂而可知其僨事矣
司命何等責任而每授匪人國家之致有今日亦無
足怪也一敗已驗之後 殿下猶不覺悟既釋其死
律又授以中堅之任豈不為敵人之笑侮乎晉文公
不替孟明者以其才大而罪小也景瑗既有擢髮之
罪更無寸線之長則從使將士辭體紀律頹弛寧有
後效之可望哉當初尋論時臣於城上野主張構草

瀆擾久持之非直於後入之同僚又臣與沈大孚相
議都副元帥及部副摠察罪同罰異殊失刑章欲合
辭加論而此遣私制又徒試取含喋度日未及完啓
沈大孚既以僚議不一抗辭引避未蒙獎諭還 命
出給則瀆犯之罪臣與無異臣敢偃然仍冒請 命
罷斥臣職

請遠竄沈誼啓

大駕住南漢之初清人求 王子大臣朝廷即為發
送沈誼稟以假王子假大臣之說言於清人與朴蘭
英真王弟真大臣之說大有相左因此激怒蘭英至

於被害此入非但國家之罪人實乃蘭英之罪人也
賣國挑禍之狀極爲駭痛此無非朝廷見輕王法不
行之致設使出於恇㥘失言其誤事辱國之罪亦大
只奪其官有同兒戲請 命極邊定配

請還收張維罷黜啓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皇極之體無作好惡遵王之
道者皇極之用未有作好惡而能無偏黨者也故聖
人之心常如明鏡物各付物未嘗偏係曰人之可好
而好之因人之可惡而惡之所以怒不遷過不貳也
今見 殿下欲破朋黨而自作好惡先失於下工之

地何以立皇極之體乎 聖學高明非不知此而惡黨之心偏勝於內故始疑於無形迹之事終疑於無瑕疵之人所謂之所惡而僻焉者也張維性本恬靜不喜交遊逮至宰列門無雜客而際會 聖明感激恩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今玆上劄亦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使國家刑章歸於皇極至中之道而已豈有一毫私意阿其所好而 殿下以欺蔽疑之臣等大恐 殿下本原之地猶未能虛明無我也維無過失而 殿下疑之至此則在廷之臣孰有自安者乎自此朝廷無完人 殿下無信臣而上下疑阻庶

事叢脞此睽孤亂亡之道也況古之聖人欲知公論
所在而未悟本原之地則必察於輿論所以賞罰恒
得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弊也今上自三公下至國人
皆曰張維不可黜斥伏願 聖明舍己從人採納公
論亟 賜俞音還收成命

請革罷宮家鹽盆啓

殿下悶國家之板蕩憊生民之倒懸既已罷御供罷
貢物矣至於 祭享重事亦多裁減而獨於魚鹽一
事牢拒若此無乃 殿下之視諸宮重於 宗廟耶
宗廟諸宮輕重自別以 宗廟之重而猶能裁省

則獨於諸宮之輕而有此持難者何歟　殿下又以革罷既多所留幾少焉　教而宮奴作弊其來已久宮家所在處蔓延侵虐靡有紀極諸宮所入者零星而海民失業若苦不斷其根則無以救無窮之弊矣況今大亂之後人心惡叛變異層疊比前日不啻百倍則豈可以　先朝所賜而不思大變通之道以示私意於臣民哉請諸宮家鹽盆漁箭海水立案稱云處置　命革罷

請罷黜全羅都事朴慶元啓

全羅都事朴慶元不謹於科擧查事監試初試未記

場也前書皮封預出題之說傳播於道內旣設場之後擧子等聳勸試官以難從之請皮封勿書謹封改題十五度然後乃可製述云而齊會嗤罵試官等畏縮一從擧子所請竟爲白皮封改出十七題徹曉製述苟且出榜有識者皆閣筆不作其終始處事極爲可駭 祖宗朝科場嚴密之典至此盡墜矣請全羅道監試試官並 命罷職且拔去其榜士子浮薄之習亦不可不懲首唱擧子令本道監司查出定罪

憲府罪因事避嫌啓

臣等去初八日齊坐時下吏等齊進告曰本府舊吏

朴尙健李義男等嫌其凉薄投入他司經亂後此弊尤甚將不成模樣請還差使嗄臣等欲杜其弊使之還差矣昨日城上所有故臣代行徃叅時下吏等喧咀於墻外獰惡之聲亦聞於耳使陪吏禁止則下吏等齊進曰舊吏李義男者怒其還差來此發惡辱無厭拔刀欲刺入故欲奪其刀致此喧鬧遂執其吏以刀來呈臣以爲白晝拔劒罪名重大欲竢後日齊坐處置拭送典獄姑使拘留則托以白帖不許因禁亦不稟報以致逃遁孥錚此不過欲免死罪故作此變也所謂白帖勿拘者蓋指上司以不干之罪濫囚

者而本府則開印必待備員齊坐如此重囚亦不拘
留則未齊坐前當置何處以此達臣前日講筵自
上已有無長官亞長則白帖亦可之 教矣昨日長
官呈辭故不得已使之拘留而該司官亦不擧行發
有作梗此無非臣見輕下司有此無前駭異之變請
命鐫削臣職以重法府體面

書

與李參判景奭書

尙饗白伏惟冬寒令體萬福前修一書付于崔右尹
令公之行得達否尙饗喪兒之後宿疾益苦連有

息命未由赴謝杜門竢譴之久頃見 遣席啓辭惶
懼益甚未知所措況今是非倒置忘君負國之人皆
免刑章而守蹈㳅之節者還被訾斥世道之橫流誠
可寒心無復好惡非所論於庸流而前日錚錚者亦
主此論引避之人全不舉大義病中孤懷自不平也
衰疾蹤迹齟齬於後進間當此時危進退皆難倘有
兩南閭邑稟闕未可圖報耶薄書尤非痼病人所堪
而未知措身之地生此長計吁可悲也專恃眷愛冒
陳私懇幸望留念焉

答吳進士添慶書

尚馨頓首白伏承哀札從審霆炎孝履支安感慰實
深日月不居初期奄迫摧痛如新何以堪過尚馨頑
命不死於草土病喘苟全於圜域忍見今日尋信知
辦死生之難也　廟堂無人羣策莫伸綱紀已失萬
目皆廢此後未知税駕之所也如尚馨位卑言輕消
涯無補城中之疏留中不下三臣之劄又　命出給
盡朝之鳴只忤於時再疏乞解亦未得請適有　命
俾病未能進例罷而還雖似未安幸則幸矣此生於
世更無將望不欲自衒孤直要招拳踢秪可養疾閒
中以畢餘年則私計可謂得矣清汗慾已飽矣不必

更有所事則唐船雖或蔽海豈有容易問罪之舉皇朝滿量能無見責於他日綱常廢絕至今未有陳奏之事恐或不逞之徒因此藉口則將何以為辭耶只冀庚炎從禮自愛

答俞寀訪湜書

昨承一紙告別日已昏暮未及修謝達夜耿耿古人詩云千歲鶴歸猶有恨一年人住豈無情蓋善寫情境也尊以少年知舊住在近隣而身在大病中未做一日良晤今又告此濶別病懷益覺悽然尚輔令公時在異域歸期未定尊歸索莫之懷必倍於生也只

祝凍程行邁萬安歲寒益加珍嗇

答趙察訪平書

尚馨稽顙再拜言伏承前後手滋備審靜履珍勝哀慰不已來諭警誨策勵良勤期至玉成之地深感且赧尚馨性拙才踈與世齟齬遊宦之念不期自絶平生所嗜只在經訓而不但衰老病侵廢閣已久朽木難雕尚未立誠蹉過一生恐未免鄉人而死也目前顯著之地猶覺十病九痛何能省察於細微慝吝乎苟能知之踐實亦不難矣隣澗至此山舘必靜欲俟日暖回事一從而非徒衰經出入之未安亦恐氣力

之不遠也

上沙溪先生稟目

近思録砭愚篇中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前見退溪之釋不知出之意止於不出汝者之下讀之每覺晻昧不明以尚馨嘗見則不知之意當止於出汝者也下盖謂戲言戲動出於汝者所當自戒而或者不知致戒過言過動不出於汝者不當歸咎而或者反自歸咎此所以長傲且遂非也如此讀之則似得上下文理明白前後語意照應而退溪栗谷兩先生所釋不如是故不敢自信近讀性理羣書歸咎

上有反字註說亦分明不似葉註之睽離兩不知
字也此則尚馨之所見偶與之合矣商訂賜教如何
答當從葉氏及退溪栗谷說性理羣書加反字非
是趙孟頫及雲菴所書東銘有反字皆非也
橫渠先生說中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無改得少
不善此德性上之益止此問學上之益也此兩端栗
谷先生亦以爲蹺崎難讀而尚馨前日所見則先言
一益字以示學者日日求益之意而分開兩益字以
言德性問學之各有所益故須求多少爲益之下着
이니 讀之者久矣後看栗谷之釋及聞先生之言始

悟其非今見趙僉正遴所定講疑亦與愚生初見偶合然此則語句分明雖似易讀而全章文勢皆不如此更賜教如何

答此說鄙自少時從栗谷以求字釋善字下爲句絶近年見鄭時晦之註觧改前見以爲益句絶作미니 通德性問學二者爲益者以退溪及鄭守夢之說欲定之高明之意亦如此恐爲得之子集云栗谷觧似長盖須求字及上下多少字相爲收殺頗有意味若以益屬上句則爲字似短且知所以改得少不善語句短澁殊無意味上文今且將尊

德性道問學爲心曰自求於問學上有所指否德
性上有所觧否云者只是欲學者以是爲心而曰
求也乃爲初學勸勉之言若從退溪守夢釋則知
耶已改得少不善專言行也無點撿曰自求之意
與上文將二者曰自求文勢不合而栗谷說則雖
屬於行而專言曰求點檢之事與上文互相收殺
也愚更考之蓋句絕文理短澁之說果似然矣
鄭時晦之意以知所已乃知之事屬於德性上未
穩故欲避之以他意者之然先知後行與栗谷也
意無異也

買乳婢章但有所費下栗谷先生著니라每讀至此不能無疑所謂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甚焉者以文勢觀之則其子卽主人之子也蓋謂買兩乳婢而畜養則所費必多然不幸而殺誤其子則誤子之害甚於費財之害也云爾乳婢之殺己子而專食主人之子必不忍爲以一乳分食兩兒則不無致誤之弊其家亦恃一乳母而不幸乳母死則亦有致誤之弊所費雖多不如買兩婢之爲萬全也然則但有所費下當着어니와然後似爲恰好未知如何

答若不幸致誤其子者乳母之子也因上文曰己

子殺人之子而言也栗谷著賛니라爲是

通書聖可學乎章一者無欲也盖一字誠而已矣心上閑念千頭萬緒皆由於不誠苟能持敬而至於立誠則私欲消盡一理昭融所謂無極之原而聖人之本也此周子極至之論而兩程不從周子之論又以无妄釋誠何歟尚馨意以爲欲與妄一也而無欲云者似涉空虛老佛亦能之妄字兼人事上說必改以无妄然後徹上徹下尤爲精密程子之意蓋亦以是歟

心經西山真氏註論精一執中與克復爲仁異而同

者詳盡無餘蘊蓋人心道心不過天理人欲之分而已食色亦屬人心則人心固不可全謂之人欲然聽其自肆而不能遏制則終爲人欲而已克己復禮亦不過克己私復天理而聖人不曰復理必曰復禮者豈不以理字高遠而無下學執守處故必以禮字言歟禮字通於下學上達而聖人之教必欲從人事上達天理然則博文約禮之禮字亦如是歟先儒每於禮字謂未穩必欲易理字而後已者似亦此意思而終不說破抑欲學者有所自得耶

子謂顏子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仁者大抵無

一毫私意而已蓋公者義理之源私者利欲之根必
克去私意然後義理昭著學者持敬一日無一毫私
意則一日不違仁也二日無一毫私意則二日不違
仁也積而至於一月則所謂諸子日月至焉者也至
於三月不違則顏子之所以幾於聖人也用工之方
專在於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而必以進學在致知
雙言之蓋存養致知不可偏廢者而致知主思思則
閑念紛起不能寧靜私意間出仁之所存者幾希此
由涵養之功未熟而然耶聖人動亦靜靜亦靜而常
人一日不能靜仁之日月至焉者亦難矣此非學者

之所當痛省處乎尚馨於致思上用功久矣或有通處而心界依舊走作昏倒未能收得此由持敬之工間斷而誠有未立而然歟

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問之則曾子對以忠恕夫忠恕爲一貫之意每恨未能了悟及看二程全書伯子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之語然後始悟其一以貫之之意然此天地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亦與此同而學者忠恕則未可遽議於此當有下學之工矣夫忠者盡己之謂恕者推己之謂必盡己而後恕可以推

也盖吾與天地萬物一理一氣本爲一原而畦畛楚越未能相通者私意爲之間隔也學者必主敬體仁克去己私然後可以盡己之性而爲忠也若有私意間隔則父母兄弟間亦膺物我恕安能行乎古人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者以能盡己之性而無一毫私意故也然則忠者誠之異名而一者誠之謂誠則必一一則必同於萬殊也此忠恕爲一貫之意而其用功之方則必由主敬行恕而可以到此地位否以上四條愚見如是而未知必合於先儒之意折衷賜

敎如何

答下四條所論大槩得之至於第一條通書下節謂無極之原此言恐有病未知無極之上復何有原乎其中靜虛无妄與克己復禮必訓作理字之說真佩服省念也甚善甚善

承重孫無後只有曾孫妻而婦人無主祭之禮支孫之爲玄孫者當奉其祀耶

答承重曾孫已死則不可以其妻生存之故許代數若有玄孫生存者則當奉祭祀也

一人奉外曾祖祀者處其室堂一間奉安行祭矣及

其年老無後可居屋舍弊壞移處蝸室後神主則移
安無所或云即可埋置只於俗節祭墓似宜未知何
以則情禮無欠耶
答奉外祖無子孫之主至曾孫便埋出似爲未安
喪人病羸朝夕饋奠不得親行則在寢房哭泣情則
然矣但於禮貌何如且有不得已事離几筵在遠方
則只於朔望望哭而已乎若在墓廬則朝夕上墓哭
乎宋子喪中寓在寒泉精舍未知何以爲禮
答喪人有病不得參上食則在寢房哭泣與否何
可定禮且在遠方則無哭泣之耶似不得行禮也

在墓廬則朝夕當上塚哭之若墓所稍遠則望哭
似可朱子喪中在寒泉時行禮節目不能詳知只
有常在寒泉朔望歸奠几筵而已

奉命出使他國不幸身死則以柩將命古有其文若
聞父母喪或使事未了或遭變亂值風波未能趂時
奔喪則當行成服而家禮無成服一節者何耶
答不能奔喪則當成服家禮變服之變字恐成字
之誤也

三年之喪既葬未之若家有染疾勢在避出則朝夕
上食何以為之以初終襲後即設奠之節觀之使神

依食之意惓惓奠畢神主新成與初襲䰟氣未定不甚異也在寓所設几筵行之如何奉出神主或有難便書紙榜上食亦何如

答以癘疫不得已出避則奉神主行上食似宜書紙榜上食又其次也

家禮忌祭之文前期一日致齋而變服不食酒肉等事皆於忌日内爲之世俗前期三日素服致齋不食酒肉此禮近厚從俗無妨耶

答忌日前數三日素服不食肉似爲過中不食肉一節前期一日不食固無妨鄙人壯年前期數日

不食肉到今年深只一日不食肉亦未爲當也恐
等禮雖從俗可也變服則不須從俗也

祭用玄酒之意略見於禮記時祭有設用之文而忌
祭則無其文三年之喪始設於卒哭又用於祔祭而
練祥之祭不用何耶

答玄酒用之於卒哭向吉之祭又見於祔祭及時
祭矣小大祥禫及始祖禰祭忌祭則蒙上文上同
之文更不逐條言之無可疑也

家廟望日設茶之禮國俗不用假令得某物爲茶非
常時所用則亦似未安以淸醴代茶用之如何

答茶非生時所用之物不須薦用

庶孽與士夫毋事必有等差而至於尊其親之道似無有異題主稱以顯考妣無妨否考妣者父母歿後之稱似非崇號去顯字只稱考妣何如或曰妾子題母也主良人則當以母良人某氏書之賤則以母賤人某氏書之此說何如

答庶孽雖賤尊敬父母之道豈可異於他人嘗稱顯考妣無疑矣但妾母之子朱子云避嫡母止稱亡母而不稱妣矣母之良人賤人爲其子者不必分之但初喪書銘旌其子不與焉護喪之人所爲

也國法庶人不可稱某氏銘旌恐當書某姓之柩如何

一人家神主遭惡少汚辱之變至於不潔則當洗滌而改題耶抑亦改造耶若必改造則題主後舊主如魂帛置於其旁設奠告辭後埋之墓側耶

答若不得已改神主則舊主埋于墓耶似可

人有無嫡子者只有婢妾二人二妾所生長子皆癡頑悖戾不可承祀有次子稍賢遺命奉祀未及成文而沒則以遺命傳次子耶當據禮傳長子耶

答廢長立少雖其父有文記不可況遺命何可從

也

應製錄 祭文 箋 教書 不允批答

章陵陵上失火慰安祭文

回祿煽災熖及 寢園言念震驚怵惕靡安玆遣重

臣展省兆域告慰陟降冀歆泂酌

仁順王后神主改造慰安焚香祝文

德薄獲戾天篤降割 廟貌蒙塵木主見失改造維

新憑依如舊虔奉告慰益增悲疚

宗廟九室慰安焚香祝文

否德致禍 廟貌播越蒙塵旣惱忍見淪沒舊室還

安式賴威靈齋沐告慰神其永寧

肅寧殿　王世子親祭祭文

銜恤異域祥禫已闋於我何哉昊天罔極毋瞻梁栝孺慕彌篤事非獲已行期又卜吉月方旋齋沐以薦祗薦泂酌庶幾格思

肅寧殿　王世子親祭祭文

遭國多難含恤異域羹墻莫憑霜露屢易祥禫已闋久闕躬享寤寐纏痛負罪天壤今又遠離孺慕彌新逢羅靡至追遠無因誠文可畢俎豆是陳陟降如在庶歆明禋

金溙五子登科致祭祭文

惟靈藁精弓馬名擅州黨帝才無命抱恨泉壤天錫爾類俾熾而昌餘慶不替五桂聯芳白眉腰金尤著忠壯壘裹臨陣死事可尚式擧褒典丕示寵奬泉臺有知庶幾來饗

卒監司鄭孝誠致祭祭文

惟靈明剛之質精敏之聲蒞事勤幹寔孚名實歷敭中外非由科第累試專城到處留惠制劇奉公不避怨謗尹登江都固我保障丁卯寇深益著貞亮暨察湖西亦待人望暮齒當官聰明不衰氷蘗自守寧讓

四知一家父子千載風雲邦運極否大亂斯臻主將
失律蒲城魚肉爺兒并命闔家全節感念幽明寤寐
泉壤英風尚烈愧彼全軀遭時板蕩益彰予心遣臣
致哀庶幾來歆

卒寧社功臣崔山輝致祭祭文

惟靈簪纓世胄詩禮家聲早年筮仕不階科名歷試
郡邑頗有聲績慈祥留惠廉簡自飭往在戊辰孽臣
謀逆炳幾先告克施天戮功存社稷名映勳籍六胡
無祿遽至不淑言念功載寤寐泉塗以予知父鈌鉄
無辜不負忠孝無愧永賜設有餘哀致禮寵賚靈其

不昧庵幾歆格

辛同知中樞府事朴蘭英致祭祭文

惟靈早起寒微恒懷疢疾弓刀發身行陣展力戊午西征名隷部曲元戎失律淪陷虎口間關歸朝責效滌垢銜命殊方備嘗險阻邦家不天大亂斯棘周旋敵陣寧畏斧鑽對不易辭竟被慘毒死事有光澤子愴惻惟彼偷生能不慚靦泉塗有知歆此菲奠

辛平安監司李碩達致祭祭文

惟靈杞樟時材簪纓世冑早攀龍鱗紬決科第歷試郡邑聲績居最從事勤幹臨民愷悌律己刺煩威惠

并布分憂保障揔我門戶游刃恢恢盤錯利器陸擢方面盖亦注意一隅長城庶幾有截邦家不幸遽有斯疾年紀方壯猶望勿藥旋聞玉折天奪何速時當艱虞益軫痛惜遣官致哀庶歆泂酌

中殿冊封謝恩　皇太子箋

前星耀彩欽頫戴之仁聲法服跪榮荷導宣之休命龍光遠暨鰈域同歡伏念臣偏被隆私僅紀墜緒當桑榆之末暮遽缺內儀念蘋蘩之無尸幸備中饋豈料聖慈之曲念不待藩奏之屢煩冠裳既賜其便蕃綸綍又申以渙汗琅函玉檢燦爛七章之文鳳翥龍

騰丁寧一札也旨伏遇云云令聞亹亹成性存存四
德罔愆孝敬克彰於震位萬方竊望元良允協於乾
文遂貲柔遠之猷特頒從爵之數臣敢不菁茅輸貢
葵藿傾心水折必東詎暫忘於小海星環拱北庶永
瞻於太微

方物箋

冊命揄揚偏承雨露之降土物菲薄敢獻芹曝之誠
右件物等產異夔苞品慚周篚筠欵雀琛之獻聊陳
雉戟之儀

教許原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李澥書

王若曰識誠臣於板蕩疇能捍我于艱刖利器於盤
根僉曰非卿不可誕告用宣惟既厥心惟卿永孽家
聲箕裘世荷安劉必勑早抱經濟之謀惟尹暨湯適
遇風雲之會功勲不在人後才德毋忝甫充鐵券用
書旣系麟閣之畫朱幡皀蓋寵還鸞棘之棲顧玆閫
東也險要實同河內之磽确雖在豈享之日尚患蘇
完也難刻今塗炭之餘尤重撫摩之責疇膺選命莫
若勲賢玆以卿爲江原道觀察使兼水軍節度使廵
察使卿其體予寵章勉乃職事瘡痍溢目吊死問生
之當先撫字勞心救焚之拯溺宜急流亡若何振業

黜陟務盡嚴明撰舂陵之苦詞嘗效元結擧古人於
職法毋讓蘇章悅民貴乎推誠服人在於絜己予鼓
多諳卿亦熟諳處決小官何待奏聞係關大辟宜稟
指揮於戲凡百可慮無一足恃言念在莒之辱處崇
高而何安式遵分陜之規盡忠藎而不替故玆敎示
想宜知悉

左議政鈌鈌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安危在大臣方切注意於篤棐進退關時運
豈合控辭於艱難訖可三思毋庸再讓惟卿才堪鼎
爲名勳搢紳潛援五龍辨乾坤旋轉之績連躋九棘

著經緯密勿之能功業莫與爭焉朝著無出右者頃緣邊禍之兆搆盍驗神鑑之精明悔不用蹇叔之言貽辱　宗社仍復起張浚之廢擢位台司惟其抱貞亮之心是以殫夷險之節間關敵陣解紛豈待於汝偕險阻殊方銜命不憚於吾往念卿盡瘁靡盬堅予委任勿疑信如蓍龜之靈與同休戚待以柱石之重毋肎始終况今時事艱危惟待宿德弘濟豈料仰成之際遽上乞解之章伊寡人倚毗之誠雖或未盡惟元老辭退之道寧容自輕綠野倘佯在淮蔡蕩平之後晝錦觴詠際康曆亨嘉之辰此議何時草動也民

心靡定事無可持土崩之國勢如緜忍說凡郢之番難忘在莒之辱方將上下之勤恤以期基命之維持敎心腹腎腸誕告予意作股肱耳目惟勉厥心勿以去就為辭宜思輕重耶係於戲務存大體毋滯細規捍我于艱固當為國盡節保右胥感何暇俾躬處休亟回遐心須體至諭所辭宜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右議政沈悅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勢未能支方念國步之多難義不可去寧容家髦之遯荒咨爾股肱惟良聽予心腹之布惟卿適

明資稟績密謀猷才合經綸朝廷無出其右功多翼
亮社稷寄賴而安業知致理之方益殫匪躬之效初
司地部詢度不乏於艱虞旋代天工篤棐康期於夷
險惟卿抱負也重故予諭留之深彌綸大業之斯期
任之尊也震撞百責之攸萃委而裁之何圖注意之
隆遽陳引疾之懇豈時事之判渙未可有爲將予誠
之薄諒不得安位存羊愛禮寔欲遵於舊規引咎潔
身夫豈合於大體況今國步之方殆抑亦天災之沓
臻纔經兵火之蕩殘瘡痍未起仍遭飢饉之荐慘流
亡可哀須念北門之殷憂休慕東山之高蹈辭軒冕

而自逸比豈懸車之時慮霄旰之方深未知税駕之
所永肩同休共戚之義益軫持危扶顚之謨桑榆暮
年固知夙夜之難任豈勞令德必有神明之所扶於
戲人望難孤予言不再邦其淪喪之可待卿豈在家
不知事堪痛哭者固多予實爲君無樂毋拘小嫌之
避務思大義之歸亟回遐心式副至意所辭宜不允
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祭文

王果縣祈雨祭文

敬惟明神鎮茲近土興雲吐霧澤施斯普一方受賜雨暘時若今也屯膏胡至此極節屬南訛旱魃爲虐山川焦竭田疇龜圻罪在守土實慚罔德澤不下究誠未上格獲戾神人致咎宜然顧茲蚩民何辜于天旱沴連歲十室九匱遑遑困頓大命近止耗斁又極胡寧忍此衰我殘人靡有孑遺費隱雖異神人一理洋洋在上無物不體况爾有神主此雷封職德無私

有感必通茲奠菲薄顧寀誠衷油然沛然旣洽旣足
蘇我疲瘁生我百穀至澤在人報賽可期毋我斁遺
庶幾格思

祭沙溪金先生文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月辛丑朔十八日戊午門
人通訓大夫行玉果縣監李尚馨謹以酒果之奠敬
祭于沙溪金先生嗚呼先生篤實之性明睿之資本
之天得不自澄治家庭詩禮師友牛栗淵源所自灼
有階級上泝洙泗下細濂洛折衷微言口講心得由
粗至精天理人事直窮到底若齊一指包細覆大透

澈精微真知實踐不差毫釐靜存動察外方內直循
規蹈矩自造閫域既明而誠英華發外慶雲和風睟
面盎背德蘊禮恭見者心悅經濟初心丕牖民物措
諸事業綽乎有裕中遇艱貞如視坦途晩年際會素
蘊暫試　法從造膝陳閑其忘隆平保運進退有儀
靜養丘園皷在大耋辨註諸經永鮮凍釋考證禮家
毫分縷析自成一書開我後學小子顓蒙晩出遐僻
奔馳科業擿埴蹊徑趍隔門庠得聞本領永期依歸
聊以卒業去春歷拜髭髮勝昔神明聦扶庶幾無疾
豈知今日山頹樑折天地榛蕪世道長夜士夫相吊

于朝于野曾聞叱心萬古一揆氣或澌盡理或泯滅
庶奉遺謨終始罔懈雖隔儀容不亡者存冀畀長篤
日月臨蒙靈其不昧庶鑑微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丁晚軒焰文

惟靈儒林喬嶽學海宗盟道德內積文章外形器量
宏深河海渾涵而難名儀形傑魁龍虎變化而不測
半世工程尋繹緒於濂洛一生心期效嘉猷於稷契
溺虛義理致察事物發言中倫吐辭爲經豈徒天質
之粹美抑亦學問之琢成直道行藏隨時伸縮遇事
剛果必不徇物貞離元吉大車宜載賢路由來難進

易退巷而懷芳乃老樂天命於丘壑謹言行於家庭
成教化於鄉國三朝受恩一心拱北德卲耉造年高
耄耋從容晝夜鼓缶離㒵考祥惟終啓手何怍嗚呼
哀哉天生大賢初若有意德可長民文堪貢倘使鴻
漸於亨衢施心上之經綸臨大事兮決大議措國勢
於泰山銘彝鼎兮被絃歌垂盛勳於無窮嗟齎志於
下僚竟德施之未弘救浙東之饑荒監汶州之酒稅
自前徑而彌屈寧獨歎於今世非先生之不幸抑吾
民之無祿然皇天之降才必擯之而後益窮其身而
空乏博其利於宗食模楷士類典刑邦國維持衰世

綱紀頹俗開後進之盲聾闡先聖之幽賾道有依而
不墜學賴而啓開九十年芳人間係時運之盛衰
嗚呼哀哉惟我先生剛大受氣來旣有爲逝豈無以
塞浩然於玄黃亘萬世而不沬游咸池兮略扶桑與
日月而爭光乘白雲兮入帝鄉煥星斗之文章嗚呼
哀哉小子冥行無相聾瞽睽忝先生之門館承鎔誨之
發蒙依道德之休光免禽犢之冠裳思再世之有加
德一生之難忘那知今日梁木其摧幽明永隔德容
難陪失所怙之餘生何不夭之此極曾歲月之未周
慘師喪之再哭閟靈輀之將駕痛此生之永訣無涯

長痛有淚難窮文以酹奠豈盡鄙悰然不在文惟告以誠不亡者存庶鑑衷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二相直彦文

惟靈端嚴之資明睿之質不待澄治盖其天得混沌眞源聖賢精蘊無事科文了然透盡人千已一實由寡慾見諸行事不負所學事君忠愛律己淸勤鐵面臨臺琴鶴從郡內不欺心外不欺天神明所勞壽祿俱全八旬康寧位至二公德冠耆從寵命日隆鄕在明宣賢才騈生氷淸玉潔公與亮平儀式三朝夷險一節國家蓍龜朝端喬嶽考命惟終在公何恨世無

元老士失刑憲小子質魯難雕朽木早失活溪於何
考德廢蒙鐫誨毋忝門風滞病南鄉遠聞報凶沒来
臨殮奠未執紼無涯長慟何處向泄秋水精神霽月
顔色長留夢想如接冥漠㝵聞正氣剛大不屈充養
已之肯隨化滅應爲星斗耿照中霄或作山河以壯
本朝今哭公私盖亦不違氣或澌盡理無間隔前後
聖心萬古一極既無古今焉有幽明不褻不慢守公
典刑雖失儀容永保實地敬奉遺謨庶幾無墜造次
顚沛或負此説九原他日更何面目覺隱雖殊誠通
則一洋洋在上庶幾歆格嗚呼哀哉尙饗

祭朴秘巖以恒文

維年月日李尚馨謹以酒果之奠侑祭于處士朴丈之靈嗚呼哀哉惟我秘巖今果亡矣凶音初遞曾是不意既驚又疑猶未謂然俄聞擇吉將閟黃泉幽明一隔音容靡接萬事已矣九原難作嗚呼哀哉盡哀以情不忘以德賦質亢介不撓于俗早尋師友知所立脚倘無君子斯焉取斯一部入德平生心思研幾極深深入閫域旁遊諸藝不師而得維恭純如盡總其略愛人溫和寒谷成燠疾惡嚴厲春叢零葉守拙居貞惟義是視生今慕古慷慨其志嗚呼哀哉殊方

泝落幾悲桑梓雲外孤鴻失序哀淚生涯淡泊半世
適遭一篁一葛硗硗爵年人所不堪公視泰然曾聞
天道善類扶植信公於達終未能達信公於壽壽亦
終齒從善肅入福善無天自古如此公豈獨然公以
命安我為公冤嗚呼哀哉與我先君情若昆季去年
丁憂痛迫叩地公即來顧既弔又挽羡公康健謂公
長算那知今日公又繼逝風樹餘淚又為公洒嗚呼
哀哉顧余無似辱知門墻過隨几杖接袂連床春山
朝菜秋溪夕涼間以村鶴終以玄談或經或史惟古
惟今貫穿融會極博以詳餘音屬耳至今鏗鏘懽娛

如夢悔恨方來半胛未熟蘸露含哀五更殘夢九地消息舊遊回首已成陳迹嗚呼哀哉寡婦無賴衆稚何托堂帷索寞溪山悽愁竹林無人蘿月千秋悲凉浮世一夢南柯天道如何吞聲者多嗚呼哀哉病未執手沒未視襚今將永訣又孤臨穴代奠以詞豈盡悃愊慈不在文惟告以誠幽明一理庶鑑衷情嗚呼哀哉尙饗

祭堂叔李同知曄文

維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四月十五日癸卯堂姪李尙馨敬祭于從伯父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李

公之靈嗚呼哀哉日月不居三朞已謝玄宅畢營素
輀晨駕去向何方來在何辰口呼不應手挽無因一
目之行一月之別言語刺刺猶不忍決富貴之樂骨
肉之愛棄何容易視何邁邁緬明分路死生異歸此
生攀拜涕泚無期諸孤煢煢何怙何恃親戚踽踽誰
依誰庇言念至此痛哭何已嗚乎哀哉寬厚之性嚴
肅之行孝於家庭睦於宗黨端方之器明敏之質察
於處事厚於接物其在平昔疇不欽服今也則亡孰
不痛惜惟姪所痛有甚於茲家世南遷宗族素稀繼
以喪亡其餘無幾顧我險釁早失庭誨伯叔之行惟

恃公在所依而安所仰而賴撫恤之深提撕之切恩
踰骨肉義重山岳默禱遐壽庶幾永陪餘生無祿樑
木遽摧自今以後余將疇依嗚呼哀哉富實無爲貴
亦不期官至貳秩財積千倉桒慶連因蘭玉滿堂公
俠有樂五福兼全積德收報夫豈偶然感應不爽福
善有天云胡嗇壽獨不期頤去冬微疾初未之邑神
氣猶茂起居自適中心喜幸百歲是祝那知一朝禍
至此酷嗚呼哀哉從容晝夜鼓缶大耊随化而歸在
公何憾獨行凉凉伊我何托觸事興感滿目增欷華
堂晝捲萬象依舊陳迹荒凉己成千古百歲瞻望惟

夜埏墓臨奠長慟肝摧腸蝕人間情事只此一酌不亡者存庶幾歆格嗚呼哀哉尚饗

雜著 說 題後 記 銘 頌 通文 勸諭文

名諸孫說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是故聖人作則四靈必至方今 國家否運已極聖作物覩之時也箴用生得東方寅卯辰青龍之氣故名以聖龍字曰龍卿神龍負圖出河伏羲之瑞也見名箴用者用即龍之神珠也以人言之則才德是也易以箴用爲難伊呂周召之後能箴其用者惟老子張良也孔子見老子曰老子

其猶龍乎邵子論張良曰智哉留侯善藏其用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留乎誰能藏用之謂也

皇朝劉基不能藏用故不得善終也藏器生得西方申酉戌白虎之氣故名以聖虎字曰虎卿召虎爲周名臣文武之瑞也兒名藏器者器卽虎之爪牙也以人言之則智勇是也藏六生得北方亥子丑玄武之氣故名以聖龜字曰龜卿天文書曰玄武者龜蛇也神龜負書出洛夏后之瑞也兒名藏六者六卽首尾四足也龜蛇能蟄藏噓氣故能壽能靈也藏玉生得南方寅午戌朱雀之氣故名聖鳳字曰鳳卿天文

書曰朱雀鳳也文王時鳴於岐山周之瑞也兒名藏王者至乃鳳所食琅玕之類也鳳能食玉故溫潤和粹外有九苞之文章內有九德之咸備也藏一生得中央艮丑坤申土金之氣故名聖麟字曰麟卿帝舜時遊於郊藪虞之瑞也兒名藏一若一太一也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故麟能具萬物之象而德亦無所不備也爾等顧名思義退則以仁義禮智信五德藏修待用進則亦以五德立身揚名盡忠報國可也甲申仲春淸明日書

知天說

世之求天者以天爲天求之於九萬之上噫天亦遠矣其所見者蒼蒼而已其所知者健行而已生成萬物謂之天則可謂之知天則不可運行四時謂之天則可謂之知天則亦不可蓋天在吾心而求之於杳冥之中不亦迂且遠乎天之理卽吾心之理天之氣卽吾心之氣在天者體也在吾者用也而人能充吾之理和吾之氣使天地位萬物育則在吾者反爲體在天者反爲用大哉聖人之功用也試嘗言之吾心之喜卽天之陽和也吾心之怒卽天之肅殺也吾心之明卽天之高明也吾心之廣卽天之廣大也故君

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知天之欵至此而盡矣天乃不言之聖人聖人乃能言之天則天與人果有異乎噫無私天德也至誠天道也人能立誠則無私無私則與天爲一天果遠乎人果異乎故邵子曰一身還有一乾坤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則所謂古之知天者乎

題韓非說後 月課

愚嘗讀易至咸九五而始知感人之道惟在於以心感心至於上六之咸輔頰舌則所謂尚口乃窮豈無

莫益或擊之禍乎何者說人以言而其感在心心者

出言之本而言凶禍福之主也心苟正則其言順理

其說易感聽說者之心雖有萬不同而愚者說也智

者行之吾見其易未見其難也心苟不正則雖錦繡

其口笙簧其說而詖淫邪遁終不可掩愚者疑之智

者怒之非徒怒之又從而戕之終歸於鸚鵡之階禍

猩猩之就死此游說之所以難也韓非韓之諸公子

也氏族韓也父母韓也骨肉毛髮無非韓也聊謂貴

戚之臣死生以之者而欲托虎狼之秦以覆祖宗之

國則實天下萬世之罪人而其心之險陂也草菅則

鉤吻也禽譬則鴟鴞也鉤吻之根不生芝蘭之莖鴟鴞之口不出鳳凰之聲則人誰愛之人誰聽之以此心以此說而欲遊說於列國吾知其困且難也而況好善惡惡天下同情故不善之物不善者亦惡之鉤吻生階其有不鋤者乎鴟鴞入室其有不殺者乎此非也所以見戮於秦而說之不行固不足議也噫觀非之說反覆百端甯多少商量有多少權變自以為投機應會發無不中則何其妄也心若發言之權度而非既失之舌者斬身之利刃而非自蹈之是無權而稱輕重去度而量長短宜乎不識其心又不識所

說者之心而如癡蛾之赴火逆鏡之唉父爲天下戮爲萬古笑者也太史公譏非之不免而觀其所論亦多謬戾一部評議有違正理終至於爲降將游說屈遺體受辱此何異笑百步於五十步也嗚呼以心感心聖人感天下之道而非固難責遷亦不知後之不讀聖賢經訓不務本領功程而馳騖於諸家修飾其言貌者尚監于玆哉

空中樓閣記 月課

有好樓居先生挾天風抱明月周流六合之內欲觀天下最高樓而後已歷岳陽而玩朝暉夕陰過黃鶴

而賞白蘋紅蓼猶以爲未也最後到洛陽步天津橋而得所謂空中樓閣者真天下萬世之大觀也高出人間之上逈臨八荒之外以天地日月山河大地爲雙眼底物所謂所立卓爾者而其廣大高明足以協吾心之所願也詳觀夫樓之勝狀仁山在上上接尼丘智水在傍傍通伊洛城有不夜近曾晳之舞雩院有長春微虞氏之南薰也叩其所藏則髣髴乎夫子墻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三十六宮碁布星列萬象森然無物不在虛明生白一塵不到眞吾人之安宅也觀其結構則以太極爲棟樑陰陽爲柱石五行爲

榱桷軒豁正直必無邪曲千門萬戶次第洞開升堂入室愈入愈邃快若登天非俗人所可階而升也前瞻無窮卻顧無極者斯樓之廣濶也手探天根足蹑月窟者斯樓之高爽也鳶飛魚躍斯樓之勝觀也雪月風花斯樓之佳景也登斯樓也則大而乾坤之闔闢日月之盈虧四時之來往世代之變遷微而鬼神之屈伸風霆之出沒人物之死生草木之榮悴千變萬化靡有紀極而莫不昭然森布於目中也樓之址在洛陽洛陽天下之中而中華之氣所萃也樓之創在大宋大宋午會之中而文明之運所旺也以如許

好基址際如許好運會則斯樓之作夫豈偶然哉乃與主人翁披襟而迎楊柳之風把酒而邀梧桐之月論羲文之心聞孔顏之樂起濂洛混希夷眞可與天地同流也徘徊遐想悟道體之無窮悲往者之易逝覧物興懷所感者多矣古今天下衆生之萬起萬滅者紛不知其幾許而昔蓋蘧裏藍鷄煎熬火宅之中曾不知有此樓之勝樓之一毁更無達者豈不悲哉噫樓有成毁而樓之景寓言長存先天地而權輿後天地而不滅後之欲登斯樓者砣砣孜孜等高自卑先治夢覺之關則可以知此樓之階級矣終透人鬼

之開則可以盡此樓之光景矣主人雖去門戶猶存留與萬世大庇天下使後之人隨其力量所到無不得一度之快則主翁之惠後人可謂至矣而作斯樓者其亦有意乎主人者誰安樂無名公也

貫道之器銘并序月課

易繫曰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蓋道者無形之理而器者有形之物也理乘氣而成形形抱氣而藏理則無形者固爲有形之本而有形者實爲無形之器也有形者爲器故凡天地萬物之成象者皆可謂之器而其中文字乃有形中尤精微者也無形者

爲本故凡天地萬物之賦形者皆本於道形形色色
雖各不同而未嘗有道外之物況文字雖出於天機
實吾人之尊爲明道而設則是固寓道之器也爲文
而無道可徵則將焉用彼器哉易始於三皇書始於
五帝詩始於三王春秋始於五霸是實器之奇者而
皆所以載皇王帝霸之道使天下後世因斯器以考
其道也斯文旣喪大道亦晦世之爲文者徒知有器
不知有道癖如元凱工似相如非無勤苦之功綺麗
之觀而反爲無絃之琴無珠之櫝或者自以爲奇珍
而永欲傳天下誇後世豈不悲哉昔方皐之相馬不

識牝牡驪黃越人之醫人不診肥瘠苦歇得其無形之妙而忘其在外之器所以謂之神也文亦貴乎造道苟深於道則所謂理達之文不期工而自工何待於器之雕飾乎大抵自太極觀之則陰陽亦爲器自五行觀之則天地日月山河草木凡萬形之可見者皆爲器其爲器不亦工乎而是孰使之工哉實有一以貫之之道存乎其間焉耳爲文者苟得乎此則藏器於身左右逢原操縱闔闢亦不離於道而庶幾乎作者之聖矣然此可與不器者道非斗筲小器所可窺測故作斯銘名其義而因以自警銘曰

先天有物本無聲臭神聖議擬人文始備闡發幽深
推明玄秘無微不貫大哉斯器王風一死知道者鮮
鸚鵡其言蕪屈自衒繁文滅天大道墜地天球非寶
瑚璉奚取所貴於器一以貫之有德有言文不在茲

堯階頌月課

惟皇作極至德無私垂衣拱手初穆何爲天地自然
帝乃則之階不墁屈襲土也宜莫謂堦卑三皇我域
莫謂階隘八荒我闥薰風吹階蓂莢葳蕤瑞雲籠堦
鳳凰來儀洽臻大同澤流雍熙斯堦一頹至道一衰
刻民自私彼何人斯瓊宮瑤臺九層猶卑簡易大業

邈焉難追於虖帝德與天無疆賡歌擊壤千載洋洋

丁卯胡變通諭本道文 佐郎吳暹檢閱金浚鈺正字辛應望聯名

嗚呼國事至此痛哭之外夫復何言此誠臣子竭力盡瘁之秋也某等隻手殘力爲報無路只以一死爲決耳昔在壬辰之變七路蹂躪 廟社西遷惟我本道幸得完全忠義之士金千鎰高敬命父子崔慶會諸賢咸能奮義糾合義旅推鋒爭死通國家之命脈成恢復之根基三百微齋實是晉陽至于今日又遭罔極之變追蹤前人之武以恩 君父之難豈非吾輩之責乎念我諸君子忠憤大節素所蓄積固不待

人言而以義相勉不得不爾伏願一邊募粟一邊募
軍同心戮力弘濟艱難幸甚

玉果縣勸諭文

臨民之責莫先於正風俗風俗之正莫先於立倫紀
自廢朝以來三綱滅九法斁人心風俗日至傷敗列
邑皆然本縣尤甚名為士大夫而或虐父子君臣之
倫猶不知其極惡大罪則殆有望於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乎凌辱鄉長虐使正妻多行不忍聞不忍言之
事者比比有之其他揑造虛言誣陷地主橫聚結卜
侵虐小民尤是比邑之惡風而其來舊矣太守德薄

才拙猥佩縣符尋常職事亦不能料擧況能淑人心正風俗乎然在官一日則當盡一日之責而舊染之習不可猝變姑擧兩條以示梗槩諸約正悉以奉行從實論報庶使爲善者勸爲惡者懼則庶不至禽獸之歸也

勸勉德業

所謂德業者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和於夫婦睦於親族親於公上惇於鄉黨篤於操行勤於學業兩班守靜小民力農

禁抑過惡

所謂過惡者不孝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和於夫婦不睦 親族不忠於公上不悌於鄉黨浮薄敗行奸妄造言貪鄙好利忌克害物士族侵虐小民小民凌辱士族

鎖言凡十一條

夫天地之初惟一物而已一物本自無聲無臭何嘗有彼此爾我之間哉自一分而二二分而四以至於十百千萬愈分愈細愈細愈繁始各有萬物之名而畦畛迥隔方寸楚越始相各焉終相戕害此一本之化所以不行而萬物皆失其所也原夫太極分而為

乾坤乾坤分而爲六子六子化生萬物自未分而言則天地萬物皆一理一氣而已自旣分而言則天地一物日月星辰各一物也江河山岳亦各一物也微而至於昆虫草木之細亦各爲一物而位育之化不行漸至大朴之散矣此天地之所以蕭索而日趨於澌盡也故窮神知化者洞悟一本之妙天地亦一我也日月星辰亦我也山河草木亦我也所以必欲萬物之各得其所也以此 答之如何 右答王堂奉傳教所問

孔子到乾卦顏子到泰卦蓋天理人慾消長與陰陽

消長同焉一月三十分而陽一分長則陰一分消自冬至至四月則陰皆消盡而純陽爲乾是孔子也自冬至至正月則三陽漸長而爲泰卦天理主張人欲退聽工夫已造乎聖域矣自驚過二月大壯三月夬而到乾所謂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右答鄭愚伏經世論十二辟卦

先天卦離在正東卯也坎在正西酉也春秋陰陽之氣始盛於寅申故以寅申爲陰陽之限也卯酉則已盛故不取焉怕處其盛之義也 右論玉齋胡氏坎離

陰陽之限者就寅申而言

太極者理也理一而已陰陽者氣也氣有動靜之殊四象者形也形有五形八卦者數也數有吉凶

王魯齋曰太初氣之始邵子曰太素色之本太一數之始太極道之極然則太極者氣與象數之源也中庸註曰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之謂也雖出於理而死生禍福吉凶皆決於數所謂八卦定吉凶也

水者氣之始火者氣之再也故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一者生數之始六者成數之始也二者生數之再七者成數之再也水以成形無火則不成水火相濟然

九宮故天有九星地有九山八卦合中宮爲九宮

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易以陰上陽下爲泰乾坤虛中八卦皆以中畫爲太極以上下二畫爲用則巨陽巨陰故爲老陰陽未能生成坎离虛中則上下巨陽巨陰故未能生成震兌虛中則陰上陽下天地交泰之象如男女成婚生成之道也艮巽虛中則陽上陰下雖曰不交如人之未婚嫁男女將來無窮故亦爲旺相卦

凡山川者五行也五行者陰陽也

所謂天者星辰是辰氣也所謂地者山川山川形也形氣相屬故曰山川本是星斗形星斗本是山川精

山陽也炎上水陰也潤下故水又過山脉之虛處地
中有山脉則不得過也

程文

冬至賦

自乾坤之肇判有二氣之錯行春與秋其代序互消
長其分明觀四時之來往深有感於此日當衆陰之
凝閉迴一陽於剥極斗柄建子黃鍾應律月申黑道
日行南陸添一線於宮裏動六管之浮灰弛玄冥之
嚴威鳴地下之殷雷惟一元之不息饗條達其生氣
兆泰来之微漸動萬物之生意始芸香而茘挺將舒

柳而放梅咸替舊而就新信暎氣之潛催百官駿奔
奔走賀元氣之有復元一歲之曆首三百之日望天
道之於穆兩儀來往而已自春生而秋殺紛升降而
不止陰始萌於仲夏至十月而極壯追風霜之搖落
陽疑無而消爽幸碩大之一果不見食而尚在木有
復生之時陽無可盡之理天機動於半夜由地底而
傲戴吹寒燼之微焰起陰罅之羣吠昭初九之一爻
有餘脉之不滅寔三春之諸陽咸自此而着發韡天
道之流行日發育其萬物咸盛衰之有數豈但二氣
之反復惟人生各有太極具健順於性中應萬事而

出入本虛靈若無不通因物累之所蔽乃厥初之或牿然一端本明之體終不至於牿亡當夜氣之或萌是羣陰之一陽彼匍匐而入井我惻隱之拳如驗端倪之所發識本體之權輿惟不息而自强火始燃而泉達推此理而見之亦可比於邦國當其國步斯頻道義昏塞陰類用事雨雪其雱有人特起義氣堂堂十寒一曝嚴冬春陽致其君於堯舜閑小人之爲惡惟去奸而用賢是存陽而斥陰蓋天人一理豈有彼此肆古先王順時撫事閉關息旅輔相天地箴曰順天之道惟我 聖辟審厥用舍明厥黜陟操存此心

克明峻德何以克明因其所發擴而充之與天為一

志者氣之帥賦

天地之帥吾性兮人各有此太極然形氣之所從兮摠行屍與走肉苟非此志之為將兮吾知難免於昏溺肆百體之從令兮認統御之有術原厥初之生民兮稟二五而成質淸濁之旣有異兮亦粹駁之不一彼九竅之分官兮曁四肢之司職皆不思而蔽物兮矧多方而引欲手是喜其安逸兮耳目娛其聲色夫孰非氣之所為兮儘誘物而馳逐是體中之賤小兮譬無將之徒卒有寇攘而投閑兮或憑陵而抵巇冊

田化爲綠林兮胥海變作潢池天君於是惕然兮恐
忝帝之明命知無主之爲亂兮執精一而施令朕主
靜而在內兮摠出治之大柄惟汝志自我而出兮肆
分符而司動雖千萬而必往兮省厥躬而直壯敎詩
書爲韜鈐兮說禮樂爲律令除智氷而開地兮倚仁
山而築壘從禮義之干櫓兮毅忠信之甲胄淬孝悌
之鋩刃兮礪道德之利器開正路而發軔兮闢廣居
而弭節邃誠閑而深入兮指聖域而爲極信天下之
大勇兮誰匹夫之能奪寔大者之先立兮爲小體之
敢背彼形氣之羣卒兮動不應而僕志憤悱化以和

平兮懦頑變以興起兮恐懼而安定兮換暴戾而愷
悌堂堂陣正正旗兮鼓五兵之侵越赫赫靈濯濯聲
兮自六鑿之退縮誅淫聲於黑坡兮斬美色於金郭
掃蟊賊於情田兮逐好究於慾海盪舊染之汚習兮
煥維新之至理何昔日之亂邦兮今直爲此樂地惟
其志旣有以立兮致崇廣之功業蔚天地而可大兮
亘萬古而不挫晉楚失其富貴兮孟烏奪其勇力柰
三才之在此兮定萬事兮由是將圖覺於顯化兮卒
亦待於善養配道義而不餒兮塞穹壤而匹量孰[illegible]
矣而叶墻兮爭浩然而賈勇放六合而卷密兮實[illegible]

兵之無敵信上下之同德兮夫豈難於底績噫世人
孰無此志兮善將之者鮮矣皆聲走而狂征兮受寐
裹方生死竟自壞其長城兮甘寇賊之隳突余尊帝
而尊師兮恒如臨於對越決義利之必戰兮期子是
之造德願墻埴之陞如兮恐落落而難合然有爲者
若是兮豈聖訓之我欺推吾師而盡天地之性兮窮
自慕於先師

王若曰聖人論人之情有以四言者有以七言者
而獨無恥謂悔者悔者人情之恥必有而闕而不
論何也雖不別論而同屬於四者七者之中歟自

非大聖誰能無過過而不悔何望於改改之不吝
終必無過成王之德繆公之誓漢武帝輪臺之詔
唐德宗奉天之誓皆可謂悔而能改者耶予臨御
以来夙夜操存罔有少懈而實效未著庶政益多
天時人事日漸憂危過不知悔悔不知改而然耶
如欲治皆從欲事無後悔其道何由子大夫目擊
心憂必有所欲言者其各悉陳
臣對臣謹按易復之彖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
天地之心於穆不已而猶貴於復則況以聖人而法
天地可無悔過復善之端歟今我　主上殿下以文

王純亦不已之德加成湯改過不吝之心深究既往
之失欲從將來之善疇咨　經席之暇講及布韋之
士噫　殿下之心天地之心也聖而益聖其在今日
臣雖愚魯無所知識可無一言仰裨　聖德之萬一
乎請效芹獻冀垂　鑒察臣伏讀　聖策曰聖人論
人之情止悔而能改者耶臣主復尋三隕越于下臣
竊惟夫悔者理之自內出者也理在心而不泯故有
過則悔人之情也然而聖人論情獨不言悔者四端
七情皆言性之發動而發動失其中然後始有悔心
則雖不言悔而悔在其中矣噫人之所不能無者過

也人之所不可無者悔也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則自新之念照暎方來而終至於復善過而不悔悔而不改則既往之愆與日俱深而終至於喪德悔過之意顧不重歟雖然知過然後可以能悔克己然後可以能改能悔之要在於明此心之善能改之要在於誠此心之德學者工夫猶不可忽粤伊人主奈何不勗稽之於古四國流言孺子懷疑而元聖之誠上格天心則執書之泣良心著也全師覆敗三帥不返而先成之言深悔不用則作誓之告真情現也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則降詔輪臺其悔也晩民惡天怒一隅措

越則須詔奉天面從而已噫惟庸而變克終允德始
迷而復遂成霸業則尚戒秦繆其庶幾乎秋風悔[illegible]
僅免亡秦之續苛刻餘習追仇盡言之人則彼哉二
君無足論矣伏願 聖明一戒一法而慎厥與焉臣
伏讀 聖策曰予臨御以來止其道何由臣圭復再
三感激于下臣伏覩 殿下體膺上聖運撫中興承
昏主之亂經逆豎之禍大變革於身大警動於心乙
丙憂勤者無非悔愆之思朝夕論思者盡是復過之
道是宜敦復之言而德造于罔覺日新之篤而道積
于厥躬萬幾時敘庶政日熙而奈之何殆不遂欲百

弊俱生天怒於上而災異疊出民困於下而怨咨朋
興憂危之勢日以益甚臣不敢知厥咎何居我殿
下悔過之心未至而然歟改過之誠未篤而然歟噫
以殿下之惕勵觀於今日則宜無一疵之可言以
殿下之誠心論於今日則雖謂之悔過未盡其心
改過未盡其實可也不知過則已知則必悔不悔過
則已悔則必改殿下旣已知悔之矣臣有何顧憚
而不盡之乎臣聞心者一身之主而萬化之源也此
心明然後可以知過此心誠然後可以無過伏願
殿下加不息之功盡涵養之實燕安蠖濩而罔懈幽

獨得肆而猶謹則本源澄澈萬化俱新無過可悔如日月之明有善卽遷如風雷之速百志惟熙庶績其凝以之事天而天有申命之休以之臨民而民有底仰之化而 殿下所謂從欲以治其在斯矣伏願 聖明留神焉臣以受人之微言咸告我 聖明矣請以未盡之意申告于篇尾臣伏讀 聖策曰子大夫止乎將親覽焉臣圭復再三主臣之至臣聞悔過之本固在於養心而養心之要實係於學問學苟不講理苟不明則闚見淺陋是非顚錯有過而不能知有善而不能從矣伏願 殿下師高宗之時敏法文王

之緝熙夙夜匪懈終始典于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改可以達天德可以
達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也噫往聖作狂在今日命吉命凶在今日
伏願 聖明澄省焉 臣 謹對

天默先生集卷四